

客語在歷史文本中的呈現與其語言學研究： 以清初汀州四首口頭韻文為例

吳中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教授

張學年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早在清朝前期的福建汀州文人，便嘗試將口語的文化質素，放進文言文為主體的古典詩歌裡，使其作品帶有或多或少的客語氣息。本文欲研究清初福建汀州的四首口頭韻文，一、長汀縣濯田鎮陳屋村人黎士弘的《閩酒曲》（1654），二、士弘之子黎致遠的《團團坐》（1709），三、武平縣武東鎮袁畚村人林寶樹的《元初一》（1699），四、永定縣區坎市鎮青坑村人廖鴻章的《勉學歌》（1737），做為汀江上、中、下游的代表。探討在方塊漢字的束縛下，當時的知識份子如何表現客語的音韻和詞意？本文並將臚列這些客語詞彙，和當代台灣以及浙南、閩西、粵東客語說法做出比較，闡明清朝以來的歷時演變，以及部份詞項變體在地理語言學上的分布意義。將探究其變化的原因、過程、和結果。

關鍵字：客語、清初、汀州、歷時演變、地理語言學

* E-mail: alfwu2001@yahoo.com.tw
投稿日期：2020 年 12 月 12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2 年 3 月 23 日

Application of the Hakka Language in Classical Texts and Linguistic Research in the Tingzhou Region During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Al Chung-chieh Wu**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e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Xue-nian Zha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verseas Chinese Institute In Hua Qiao University*

Literature in the Tingzhou region from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included the use of the Hakka language. Contemporary scholars have provided examples from a variety of dialects from different areas, including enclaves in Zhejiang and Taiwan, to reconstruct the linguistic development proces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h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kka language in Tingzhou.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in the enclaves in Tingzhou changed slightly both phonologically and lexically, except for the pitch of the Qu tone; after this change, the Hakka language entered a stable era. Later, Hakka outliers exhibited gradual morphological and syntactical changes.

Keywords: Hakka Language, Tingzhou, Early Ch'ing Dynasty, Diachronic Change, Geolinguistics

** Date of Submission: December 12, 2020

Accepted Date: March 23, 2022

一、緒論

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汀州府拔貢生、上杭縣人邱嘉穗在其詩作《南音四十韻》中描述：「閩粵界嶺海，廣谷間長川，讀書用俚語，百城各嗚咽」，一語道破清朝初期福建汀州複雜的地理環境，及紛歧的語言生態。道光年間的長汀人楊瀾收集了五代至清朝汀州各縣的 663 首詩作，編成《汀南廬存集》四卷。他在自序中說：「汀人之詩，皆山水清音 ... 莫不擺落窠臼，自抒性情」，總結了閩西文學作品的特色，是反映自然環境，不拘於格律法式，表達自身的情懷。此種創作氛圍，有助於文人將汀州客家口語，帶入詩歌之中，在清朝初期展現得尤其明顯。鍾俊昆（2006：31）認為在此時期的客家地區：「贛南的散文、閩西的口頭韻文、粵東的小說」，堪稱各區域的特色文類。以下舉出福建汀州較有代表性的四首口頭韻文作品來探討。

武平縣武東鎮袁畚村人林寶樹 4,755 字的長篇韻文《一年使用雜字文》，因其首句為「元初一」，全文故亦簡稱《元初一》，旨在敘述清康熙後期（成書於 1699 年）汀州府武平縣農村一年復始的生活行事；該文儘量運用當地民眾容易了解的客家口語，按照年節時間順序，談論生活周遭具體可見的人事物，以便鄉村民眾能夠朗朗上口、學習認字，「奇蹟般地無師自通，自己給自己掃盲」（林善珂 2015：166）。創作此篇長文的動機，是因為林寶樹在 11 歲時，貼錯春聯遭到鄰里訕笑，故而發憤讀書，於 26 歲考中舉人（林善珂 2015：162-3）。這樣的生命經驗，使得他在罷官回歸故里時，產生了創作通俗口語篇章的想法，讓

以後客家山村的人們，更容易識得漢字。對於現今的研究者而言，《元初一》提供了許多清朝的武平客語材料，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汀州南片客家話，也同時了解清朝迄今的語言演變。

除了《元初一》，長汀縣濯田鎮陳屋村人黎士弘的《閩酒曲》（1654）、永定區坎市鎮青坑村人廖鴻章的《勉學歌》（1737），也都富含方言口語¹，藍壽春（2019b：166）將此清初汀州的三首詩作，譽為「客家文學三寶」。潘耒為黎士弘的《托素齋文集》作序時評價說：「（黎士弘）詩章一本性情，刊落浮華，始乃刻畫，漸進自然」，也正是這種訴諸性情和自然的創作精神，才會引入在地語言成分。

稍晚於《元初一》的面世，士弘之子黎致遠在《團團坐》（1709）的序言中說：「《團團坐》，汀曲也。歲時家人歡聚，小兒果餌相招，群歌之」（藍壽春 2019a：271）。表示其原本為汀州春節吟唱的歌曲，由黎致遠改寫成文人詩作，仍帶客語氣韻，因此本文將其一併列入討論。

對於林寶樹的故鄉，當代武平縣武東鎮的音韻和詞彙，林清書（2004）以專書方式詳為探討。該書以五頁的篇幅，節選並且用國際音標註記了《元初一》的部份原文（林清書 2004：199-203），他認為該文本「是用當時的武東話寫成，僅有少量的官話」（林清書 2004：5）。王水香〈清代汀州客家詩歌研究〉（2008：40-43）列出朝、晝等 15 個

1 各篇作品的創作年代，來自藍壽春（2019b：20-21）的敘述。以《元初一》來說，最早刊行於雍正七年（1729）的版本現已不存；今日所見的版本都聲稱是根據清乾隆（1736-1795）上杭縣馬林蘭藏本而來，但馬林蘭真跡無今人見過。王永昌（2015：189）提到 2003 年在福建光澤縣發現李氏居民收藏的同治九年（1870）刻本，是現代可見的相對原始版本。因此當今各研究文獻上《元初一》的用詞遣句，若果真非 1699 年作者原創時期的面貌，至少也反映清代晚期（1870）的樣態，仍可據以探討清末迄今 150 餘年來的變遷。

單字，說明《元初一》中保留的古語詞，由於該作者以單個漢字為單位分析，因此羅列的都是單音節詞，無法看到文本中雙音節以上的各種語言表現。該論文也歸納出《元初一》的押韻方式為

偶數句入韻，壓平聲韻，不入韻的奇數句的末尾一字為仄聲（2008：47）。林建明（2015：169-179）則羅列了《元初一》中的客語詞彙，並和普通話做說法和詞義之比較，也注意到構詞中的後綴和重疊成份。這是目前罕見針對該文本語言結構的討論。徐維群《客家文化符號論》（2020：89-91）認為《元初一》是客家群體民間文藝文化符號，具備了客家民間文藝的代表作、客家啟蒙教育讀物、客家鄉村社會風情卷、客家鄉愁的記憶符號等四大特徵。我們進一步運用以下方法來分析之：

- （1）同音通假的例字，視之為不尋常的狀況，往往透露特定單字音聲、韻、調的資訊。和當代客語相比，得以確認及解釋通假的來由，而非單純的訛寫。
- （2）固然林建明（2015：179）已經提到構詞問題，但偏重跟普通話比對，也未和武平以外之客語材料相較。本文則搜尋《元初一》全文，重新整理分類，並和其他歷史文獻及當代各地客語對照。
- （3）我們重視語法上的虛詞，探究其位置、功能及意義。
- （4）詞彙不只是跟華語比對，而是廣泛考察閩、粵、浙、臺不同地點客語的說法，得出地理語言學上的解釋。也不只是條列語言形式，而能參考民俗研究相關書目，對於其文化意義加以說明。以下各節即依（1）音韻、（2）構詞、（3）語法、（4）詞彙，逐項呈現我們的工作成果，以期對清朝客語進入古典詩歌的現象多一分認識：

二、清初汀州文本所表現之客家話音韻²

(一) 「年、元」通假與泥、疑母逢細音不分

《元初一》長詩的開頭句就是「元初一」，接著敘述春節的熱鬧景象；可見「元初一」指的就是大年初一，而年、元二字通假。年字是泥母四等[*ni-]、元字是疑母三等[*ɲj-]，當代武平縣武東鎮客語泥、疑母逢細音不分，都讀[ɲi-]，使得「年、元」二字讀音相同（林清書 2004：58）。這足以證明年、元同音³的現象，在《元初一》的歷史文本中已然如此。

(二) 「張、裝」通假與知、莊母不分

《元初一》提到春節的年菜「爇爛豬蹄錫盤張」，意思指用錫做的盤子裝盛豬蹄膀；又說藍染的工作「大簍張來青水靛」，指用大的竹簍裝盛藍染植物，表現宕開三知母的張、和莊母的裝二字同音。舌尖和舌葉聲母有別的客家話如海陸腔，知母的張[tʃ-]、和莊母的裝[ts-]二字不同音；因此在客委會客認證的用字選擇上，表裝盛、裝設用張[tʃoŋ53]、表搞、弄才用裝[tsoŋ53]。對於舌葉併入舌尖聲母的客家話如南四縣腔的語者⁴來說，張、裝是同音的[tsoŋ24]，即知、莊母三等不分，所以很難理解為何「裝冷氣」在客語認證中非要寫成「張冷氣」不可？而當代

2 本文引用語料均標明出處，如未標明出處即作者實地調查取得。

3 年、元同音並非尋常現象，至少華語、閩南語、粵語皆不同音。此例能證明客語鼻音的特殊發展。

4 此處南四縣腔語者的語感，乃至「裝冷氣」的例子，感謝六堆風雲雜誌鍾振斌社長的提供。

武平縣武東鎮也是舌葉併入舌尖聲母的類型（林清書 2004：6），並且「張庄章」同音 [tsəŋ²⁴]（林清書 2004：63）。這樣我們可以明瞭《元初一》詩句中以張為裝的原因。

（三）「家、界」通假與蟹開二的滑音脫落

進入春節期間，《元初一》以「入年家」（武平中堡高坊：[ŋi²⁵ nien²⁴ ka⁵⁵]）稱之；春節之開始，臺灣四縣話說「入年 [ka⁵⁵]」，春節結束則說「出年 [ka⁵⁵]」，一般將 [ka⁵⁵] 寫作假期的假。但四縣話不論「真假」或「放假」都說陰上的 [ka³¹]，並無陰去讀法。諸如藍小玲（1999）、林善珂（2012：321-2）對閩西客語的紀錄，均作「入年界」、「出年界」，有進入及跨出過年的界限之意。⁵ 因閩西客語蟹開二 [*-ai] 讀 [-a] 極其普遍，寫作「界」十分順當；而臺灣四縣話 [*-ai] 讀 [-a] 例字不多，通常很難想得到「界」這個本字。跟閩西現象連繫起來，可知「入年界 [ka⁵⁵]」是臺灣四縣話少數存留 [*-ai] 讀 [-a] 的例證。另一個證據是屏東內埔諺語「三歲孩 [ha¹¹]，無六月」，意思是小孩應多穿衣服，無寒暑之分。這也是臺灣四縣客語蟹開一「孩」滑音脫落而讀 [ha¹¹] 的例子（吳中杰 2017）。《元初一》原作者林寶樹用「入年家」，當代武平武東話家、假、界聲韻都是 [ka]，但三字聲調分別為陰平、上聲、陰去，各自不同（林清書 2004：54）。因此《元初一》以家字表示界字，雖然佐證清朝界字的滑音已經脫落，但無法反映界字的聲調；不能看作是單純的訛寫，而忽略箇中重要的音韻學資訊。

5 進入年的地界，與古民俗年是一種野獸的神話傳說可相對應，既然年獸出沒了，就發砸年錢，去砸，追擊年獸，才合乎上古的歷史。如用入年假，那是現代意義，不能追本溯源，何況古代的「假」，非放假之義。

(四) 「秧、陽」通假與陰平的連讀變調

廣東潮汕乃至客家地區常見的農村歌舞娛樂：「秧歌」，《元初一》寫作「陽歌」；這是因為武平縣武東話的陰平單字調為 24，「陰平+陰平」連讀時，前字變為陽平調 11，所以我們認為對於秧字，原作者林寶樹才會用貼近實際讀音的方式，改採陽字。

當代武平縣 5 個方言代表點儘管有些音韻和詞彙上的出入，其聲調基本形態卻十分一致，去聲的部分容後敘明：

表 1 武平縣 5 個方言代表點的聲調

方言點	平川	巖前	東留	武東	桃溪
陰平	24	24	24	24	35
陽平	22	22	212	11	12
陰上陽去	42	31	31	31	31
陰去	452	452	53	453	52
陰入	32	2	2	2	2
陽入	4	5	5	5	5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林清書（2004：4-8）。

此種聲調形態，跟臺灣四縣話基本一致；陰平單字調為上升的 24，「陰平+陰平」連讀時，前字變調為低調闊的陽平，上聲為低降調，去聲為高調闊⁶，陰入低促、陽入高促。差別只在於武平縣方言的濁去歸陰上、以及去聲為先升後降的折調，不像臺灣所見的高平調。我們認為此種去聲的形式，可以看做四縣話聲調類型的總出發點，因為清朝康熙五十六年（1717）從上杭縣才溪鎮曾坑村遷徙至浙江省雲和縣赤石鄉南

6 儘管個別地點調值的表面形式不同，高調闊這個共同特徵不容忽視。黃子權、蕭宇超（2016）以優選理論分析卓蘭饒平話的連讀變調規律就是：高調闊的本調，其變調也維持在高調闊；低調闊的本調，其變調也維持在低調闊。

洞村的汀州黃姓移民（黃育盛 2015：161-164），其去聲為高調闊的上升型；而廣東梅縣、大埔是高降，蕉嶺（鎮平）、平遠、浙江遂昌（武平縣武東鎮移民）、臺灣四縣話為高平調。

表 2 四縣話聲調類型之中去聲的不同表現

方言點	雲和 _浙	遂昌 _浙	梅縣 _粵	蕉嶺 _粵	武東 _閩	四縣 _臺
陰平	334	24	44	24	24	24
陽平	213	212	11	11	11	11
陰上	52	42	31	31	31	31
去聲	45	44	52	55	453	55
陰入	4	32	1	2	2	32
陽入	4	45	5	5	5	5

資料來源：雲和取自黃育盛（2016：114-117）、遂昌為林清書（2017：22）、梅縣為李如龍、張雙慶等（1992：3）、蕉嶺為溫昌衍、侯小英（2018：78-84）、武平縣武東為林清書（2004：4-8）、臺灣四縣話為羅肇錦（1990）。

溫昌衍、侯小英（2018：78-84）認為臺灣四縣客家話的聲調比較存古，而梅縣話早期的聲調特徵，應該和四縣話一致，後來為了模仿官話，才把陰平由上升改為平調、去聲由高平改為高降。我們透過臺、閩、粵、浙客語大範圍的比較，認為以上各地聲調基本形態一致，去聲為高調闊且先升後降的折調為總出發點，如武平縣：武東、平川、巖前均屬之；爾後分衍成（1）上升型：保留原先折調的前半段，如雲和。（2）下降型：保留原先折調的後半段，在武平縣：東留、桃溪已經發生如此演變，後續傳衍廣東梅縣、大埔，臺灣臺中東勢。筆者調查臺灣桃園八德霄裡、楊梅富岡居民說的四縣話，去聲亦為高降調。（3）中和型：將原先折調的前半段上升、和後半段下降之對立，中和（*neutralized*）為平調，如廣東蕉嶺、平遠，浙江遂昌，臺灣苗栗四縣話。而四種不同

之去聲表現，儘管調形不一，都保持為高調閩，正暗示著彼等有共同的來源⁷。

三、清初汀州詩作所表現之客家話的構詞

(一) 重疊式

長汀縣濯田鎮陳屋村人黎致遠的《團團坐》（1709），乃文人改寫自童謠的詩歌；起首句就是兒歌所唱的團團坐，意即兒童們圍著圓圈而坐。何純惠（2014：269）收錄了長汀縣涂坊鎮童謠以「排排坐」[p^he24 p^he24 ts^ho33]開頭，指小孩比鄰成排而坐。臺灣南部四縣話也有童謠[pe11 pe11 ts^ho24]，和涂坊鎮的「排排」一樣，[pe11 pe11]都是讀陽平調，但六堆不送氣。以上「團團坐、排排坐」、[pe11 pe11 ts^ho24]皆為AAB重疊式。

林建明（2015：179）列舉了《元初一》中之重疊式：締締轉、鬧噶噶、馥馥香、顛倒顛、對答對、三三四四。我們重新整理該文本所有的重疊構詞，並分類如下：

AAB：締締轉、馥馥香、件件通、汪汪吠

ABB：鬧噶噶

7 若說「升降調」亦可能是上述調之後才有之「綜合調」，也就是認為先有上升調和下降調，再拚合成「升降調」亦無不可能。然而Goldsmith（1990）研究非洲Mende語發現，單音節的低高低調，會拆分為三音節的低調-高調-低調，但多音節並不會合併為單音節的曲拱聲調。平山久雄（1972：299）用梅縣、大埔桃源等地材料，建構客語聲調調值變化環流（迴圈），認為去聲先是大埔桃源的高降調，才變成美濃的高平調。李菲（2018：206）在全梅州市取27點探討拱度和調類的對應，認為去聲原高降52，推平為55。陽平由低凹的323> 央凹324> 前凹324> 中升24> 高升35。朱曉農、李菲（2016）根據梅州客家話、泰語、普惠閩語，認為低凹調為聲調網狀演化路徑的樞紐。總之，英、日、中、港多位學者均認為曲拱調才是出發點，變為上升調；而高降調推平為高平調；若說先有上升調和下降調，再拚合成曲拱調，違背上述聲調演變原理。

ABA：顛倒顛、對答對

AAA：吠吠吠

AABB：三三四四、層層疊疊、端端正正

如同黎致遠的團團坐，AAB 重疊式似乎最為常見。其中之締締轉，林清書（2004：202）標注國際音標為 [tiʔ2 tiʔ2 tsue31]。原作者林寶樹以締締兩個漢字的 AA 重疊，表現入聲的短促聽感；林建明（2015：179）也認為締締轉是快速轉動的樣子，當代臺灣北部四縣話仍常用 [tit32] 表示轉圈的意思，而南部四縣話說陽入韻尾對轉的 [tin24]；根據劉鎮發（2021：205）的看法，香港新界客語二者並用，但 [tit32] 是在原地自己打轉，[tin24] 卻是在既定範圍內繞行一圈，語意功能上已有所分化。至於馥馥香也有陽入韻尾對轉的兩種說法，[pʰəʔ5 pʰəʔ5 eiŋ24]、[pʰəŋ453 pʰəŋ453 eiŋ24]，林清書（2004）將後者寫作噴噴香。

雖然當代梅縣話、臺灣南部四縣話不用 AAA 三疊，但閩西《元初一》中卻是有的，且當代武平縣城關話亦然；林清書（2004：180）指出，動詞三重疊，表示動作連續不斷，例如講講講、食食食。若然，《元初一》的句子「門前狗子吠吠吠」，是指狗叫個不停。

王永昌（2015：18、134）根據清乾隆（1736-1795）上杭縣馬林蘭藏本之《元初一》，是 AAA 三疊的「門前狗子吠吠吠」，但另一版本也宣稱是馬林蘭藏本，卻用 AAB 重疊式「門前狗子汪汪吠」（藍壽春 2019a：259），而且應當流傳甚廣，證據是陳正祥（1956：1130）收錄的桃園龍潭山歌《賣茶郎》，其中也有近乎一模一樣的句子「門前狗子昂昂吠」；這條山歌提到「賣茶郎子過廈門，廈門捉客亂紛紛…門前狗子昂昂吠，賣茶郎子轉回鄉」，既然廈門開港在 1860 年代，此首敘述

到廈門賣茶的經歷，表示創作時間遠晚於《元初一》，卻出現雷同詞句，反映的是汪汪吠版本的流行。

（二）詞序

華語的「熱鬧」在臺灣、漳州、潮州客語中，普遍使用倒序的「鬧熱」，當代武平縣武東鎮（林清書 2004：149）、梅縣則說「旺」[ioŋ53]（李如龍、張雙慶 1992：401）。但《元初一》中逕用「熱鬧」；根據筆者 2018 年調查清初雍正六年（1728）移居浙江省遂昌縣金竹鎮回龍灣的武東林氏，說的也是「熱鬧」[ŋiʔ45 nau42]。既然有清朝古文獻、和該時期外遷的方言飛地佐證，「熱鬧」應是武平縣固有講法之一，不能簡單看做晚近華語的影響。以長汀縣現況為例：「熱鬧」[ŋiʔ2 nau35] 灌田壩尾的詞序佔據了該縣大部分範圍，「鬧熱」[lo55 le24 童坊馬羅] 的倒序，出現在長汀縣東部跟連城縣接觸的方言區，長汀縣十八個鄉鎮均有以「旺」[ioŋ53] 表喧鬧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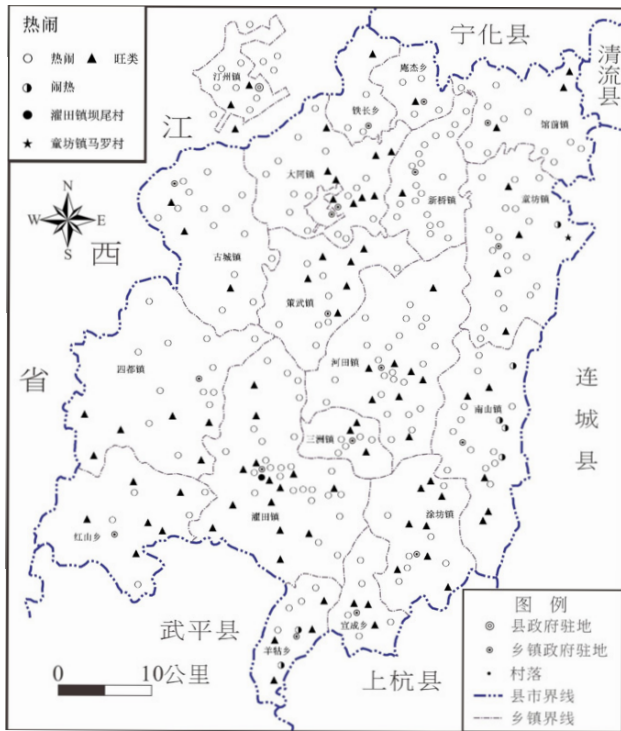


圖 1 長汀縣「熱鬧」的變體分布

資料來源：作者調查及繪圖。

(三) 小稱詞綴「子」

長汀縣濯田鎮陳屋村人黎士弘的《閩酒曲》(1654)把油燈稱為「燈子」；另一位道光年間恩貢胡翠英也是長汀人，他的《鄞江竹枝詞》中將酒稱為「酒子」；華語一般說燈、酒是不加小稱詞綴的，「燈子、酒子」說法符合長汀縣客語的習慣。依據當今長汀縣客語使用小稱詞綴狀況，可分為兩大類「子」[tsi、tsɿ、tsua]、「哩」[le]，黎士弘故鄉濯田鎮陳屋村及其周圍正是以「子」[tsi]來表示小稱的，印證《閩酒曲》「燈

子」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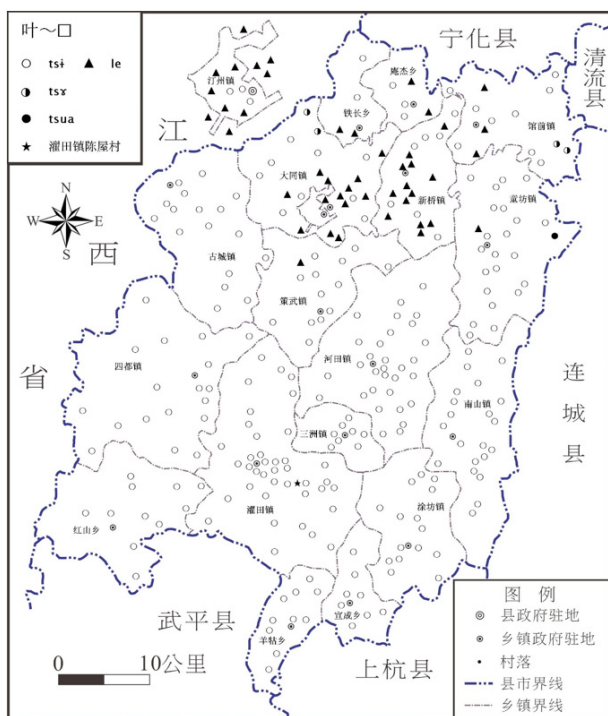


圖 2 長汀縣小稱詞綴「葉~□」的變體分布

資料來源：作者調查及繪圖。

四、清初汀州詩作所表現之客家話的語法

(一) 表並列的連詞「並 / 同」

《元初一》多處出現表並列的連詞，如「豬肉並臘鴨、盤鼓並色板、廚桌並凳子、橫畫並點子、蠱蠻並躁暴」用的是並；而「伯叔回兄弟」

用的是同。當代梅縣話多用同，而臺灣南部四縣話固然也用同，卻也常說「並」[pin55]或者「搭並」[tap32 pin55]，印證了清朝閩西武平的用法。

(二) 「穩」與「穩矣」

《元初一》出現了「貯穩水、愛算穩」的用法，指的是存好水、要算好，為動補結構，此位在動詞後的穩，表示動作的結果是妥當的、完成的。當代武平縣城關話的穩有對應說法，如合穩 [xa24 veŋ42] 是合得上的意思（林清書 2004：143）。然而該書又說「穩矣」[veŋ42 i24] 表動作正在進行（林清書 2004：154），並舉例如「講穩矣、想穩矣、行穩矣」為「說著、想著、走著」（林清書 2004：173-4）。因此《元初一》的「穩」是動作得到妥當結果之補語，而林清書（2004）認為「穩矣」乃進行體標記⁸。

(三) 稱謂中的小稱詞綴

《元初一》中稱年輕男性為「大細子人」，當今汀州客語仍常說，但現代臺灣南、北四縣等各種客話並無此種用法。然而，1899年創刊、成書於1904年的《臺灣土語叢誌》第6號「廣東語（指客家話）叢誌」第一節單語（指詞彙）中，稱青年為「大細子」（頁78），並以片假名拼寫為タイセーター（羅濟立 2006：115-6），表示該書作者野田岳陽，在120年前的臺灣，還收集得到這種用法，足可印證汀州詩作；只不過該說法目前已經廢棄不用了。

8 林清書此說，與一般語法認知「矣」表「完成式」大大不同。

(四) 完成體標記「別」

《元初一》規勸人不要賭博，說「戒別紙牌切莫打」，戒別就是戒掉；當代武平縣城關話有「塗別、跌別」讀不送氣的 [piɛʔ32]，就是塗掉、漏掉（林清書 2004：120）可資印證。浙江遂昌武東話「天黑了」說送氣的 [aŋ44]（暗）[pʰiɛʔ32]，「濕掉」說 [eiʔ32 pʰi24]，「朽掉」說 [mɛʔ32]（沒）[pʰi24]，前節提到「穩矣」[veŋ42 i24]，當 [pʰiɛʔ32] 加上「矣」[i24]，音節合併為 [pʰi24]，就是遂昌武東話使用的形式。而廣東梅縣、大埔，以及臺中東勢大埔腔，用的都是跟 [pʰiɛʔ32] 相近的 [pʰet32]，應有同源關係。

(五) 程度副詞「極 / 去 / 係」

《元初一》中數次用到帶有程度副詞的形容詞組「極好」、「極醜粗」，林清書（2004：201）標注「極好」國際音標為 [xiʔ5 xo31]。而「極」若是本字，群母客語通常讀 [kʰ-]，此處唸 [x-] 並不尋常。

表示「非常」義的程度副詞，浙南、閩北客語說法豐富，以多為例，浙江龍泉說極 [tɕʰit5] 多、浙江松溪說多無命 [mo11 mianʔ55]，安徽寧國說頂 [tin31] 多，福建延平說等 [ten31] 多。而浙江松溪、龍泉另說去 [hi55] 多，程度稍弱，此種說法亦可見於臺灣南部四縣話中的萬巒一帶；說係 [he55] 的分布更廣，及於美濃、內埔等處。現今蕉嶺、梅縣、武平通用 [kuatʔ5]，但從浙江松溪（平遠、武平巖前移民）、浙江龍泉（蕉嶺、龍川移民）、臺灣萬巒（蕉嶺、梅縣移民）不約而同使用去 [hi55] 來看，原先嘉應州當有此種說法。至於延平說等 [ten31] 多，應來自一等多的省略；臺灣南部四縣話即常用一等多。福建延平洋後、東坑主要家族為

薛氏，其原鄉上杭縣下都鎮豪康村說極 [tɕʰit5] 多，並不用等 [ten31] 多（吳中杰 2021：76）。

統整上述紛歧的程度副詞，可知汀州上杭和浙江龍泉的客語確實有極的用法，其聲母為 [tɕʰ-]，群母 [*g-] 客語通常讀 [kʰ-]，逢細音顎化為 [tɕʰ-] 十分合理。當代武平武東話使用的 [xiʔ5] 應該另有來源，不是《元初一》用的「極」字，因為 [tɕʰ-] 變成 [x-] 沒有音理可循。考慮松溪、龍泉、萬巒說去 [hi55]，美濃、內埔說係 [he55]，這類的程度副詞聲母和武平雷同，都是後部 [Dorsal] 的擦音，林清書（2004：201）以 [x-] 記寫只是語音細節。在實詞語法化為虛詞的過程中，常伴隨語音的弱化，而短促化就是弱化的一種慣見形式；如華語的「了、著、的」都是。實詞表動作的去，當代武東話說 [hi453]（林清書 2004：51）；如果它如同屏東萬巒 [hi55] 那樣做為程度副詞，促化以後，就是當代武東話使用的 [xiʔ5]，仍保持在高調閩，正暗示著彼等有共同的來源。

五、清初汀州詩作所表現之客家話的詞彙

（一）後生

永定區坎市鎮青坑村人廖鴻章的《勉學歌》（1737），將年輕人稱為「後生」，此種用法可以溯及水滸傳第一回：「那後生（指史進）出來先唱了一個喏」；而《元初一》最後一句也用上了：「愛（要）你後生留心記」；此乃典型客家詞彙說法，閩南語沿海核心區漳泉廈的「後生」指的是兒子，泉州「後生家（hāu-siⁿ-ke）」才是指年輕人；內陸邊

緣區的大田縣「後生」亦有年輕人之意。⁹

(二) 藏浸

醃漬菜類的總稱，臺灣四縣話及大埔腔說「鹹淡」、海陸話說「曬燥」、美濃說「醬菜」，林寶樹的《元初一》當中用的是「藏浸」，因為醃漬菜既要儲藏，也要浸泡。當代武平縣城關話、武東話確實使用藏浸說法 [ts^hɔŋ22 tsin452]（林清書 2004：92、105），武平縣中山鎮龍濟村的軍話方言島，亦受到周圍客語影響，也講藏浸 [ts^hɔŋ11 tsin55]。

(三) 湯皮

粄條是客家代表性的米食，《元初一》中稱為湯皮，應為取其形薄如皮、以湯燙熟。當代武平縣城關話使用的是粄皮 [paŋ42 p^hi22]（林清書 2004：90），梅縣話亦然。根據筆者調查，南部四縣話說面帕粄、海陸客的原鄉廣東陸河縣及普寧說粄湯、廣東河婆話說水粄；然而北部四縣話講粄條，水粄則是碗粿的意思，臺中東勢話水粄則是甜的碗粿。

(四) 碗頭

盛飯菜的大碗，《元初一》叫碗頭，當代武平縣城關話、武東話仍使用（林清書 2004：130）。臺灣四縣話說碗公，廣東梅州市大埔縣（舊屬潮州府）桃源鎮上的謝氏說礮公 [k^hiaŋ-33 kuŋ55]。具有潮州府移民背景彰化永靖說碗礮 [uã-55 kiaŋ55]。

9 如歌曲名：大田後生仔，林啟得作詞。大田縣報導人清華大學陳志錕博士（大田縣吳山鎮吳山村）告知「後生」為年輕人之意。

(五) 圓魚

甲魚《元初一》稱圓魚，取其甲殼為圓形。當代武平縣城關話仍使用，音 [viɛŋ²² ŋɛ²²]（林清書 2004：99）。臺灣四縣話說團魚 [t^hon¹¹ ŋ¹¹]，團、圓意思相通。美濃訛音為 [t^hoi¹¹ ŋ¹¹]。

(六) 芋子、芋卵

芋頭《元初一》區分為種苗叫芋子、成熟叫芋卵，所以原文說「種芋子、挖芋卵」。當代武平縣城關話芋頭說芋子、武東話使用芋卵（林清書 2004：105），原本作物成長階段之別，如今演變成方言之別。浙江遂昌的武東移民說芋卵頭。

(七) 番匏

南瓜《元初一》說番匏，當代武平縣城關話仍使用，音 [p^haŋ²⁴ p^hu²²]（林清書 2004：105），敷母的番字讀重唇。浙江遂昌的武東話說 [faŋ²⁴ p^hu²¹²]，番字讀輕唇。臺灣四縣話說番瓜 [fan-11 kua²⁴]，番字也讀輕唇。海陸話說黃瓠。

(八) 蟻公包子

高雄美濃人將吉洋跟里港交界的滇緬義胞（1961年來臺）、以及龍山跟高樹交界的大陳義胞（1955年來臺），蔑稱為蟻公胞。一般認為義、蟻字形相近，因而得名。但《元初一》中有「南安早赤早遲禾，蟻公包子掂者多，又有黃早野豬糰，栽在塘中種在窩」，看來蟻公包子是被列舉的一個稻米品種；若說客語本來就有這個詞彙，套用在社會環境變動

後，新出現的人群身上，是較為合理的詮釋。

(九) 新人

《元初一》中用新人和新郎公對稱，「新郎公坐四差轎，新人花轎賽嫦娥」，可見新人專指新娘，不包括新郎，這有悖當代華語的理解。根據我們的調查，當代武平縣巖前鎮、中山鎮（包含軍話）仍以新人專指新娘，中山鎮軍話報導人並補充，新人的稱呼，以嫁進來一年為限，超過一年者就不算新人了。

(十) 藪、兜

動物的窩巢《元初一》中有所區分；「老虎黃獐並豺狗，石岩做藪好藏風…撿雞蛋，看貓兜」，可見野獸用藪、家畜用兜。當代武平縣城關話的蜂窩說黃蜂斗 [te452]（林清書 2004：102），[t-] 是端母、[-ɛ] 對應侯韻、452 為陰去，用穴部去聲的竇字比《元初一》中陰平的兜、林清書（2004）陰上的斗，更為合音理及詞義。浙江遂昌的武東話鳥巢說鳥竇 [tau44]，可見當代武平及其飛地把野生動物的窩稱為竇，並不用藪。臺灣四縣話說蜂竇、鳥竇、狗竇，不分野生或馴養；用藪的則是福建詔安客家話。

(十一) 竅妙

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辭典》附錄客語知識庫（劉醇鑫 2019）中，有〈做竅妙〉（四縣話 [tso55 k^heu55 meu55]）條目，所指為喪事、難產時施放的鎮煞之術。然而《元初一》中形容春節藝陣花燈的精巧設計，

說「轉瓏竅妙有消息，船燈扇燈鬧陽歌」；我們在屏東內埔新東勢訪問曾姓地理師，他也認為建屋時在角落放置厭勝物，叫做安「竅妙」，義為有訣竅的巧妙之物。此說比用叩拜廟門的叩廟二字合理。

(十二) 香花

《元初一》中敘述，農曆五月初為了保護禾苗平安成長，「請來和尚著袈裟，口唸南無做香花」，應是當代所稱之釋教和尚；李國泰（2005：2）提及，釋教僧侶臺灣客家說和尚、閩西客屬講南無、梅縣則稱香花。當代閩、粵、臺三種對於釋教僧侶不同的稱呼，在《元初一》中恰好都出現了，且經過作者以詩句巧妙的貫串和協韻。浙江遂昌的武東話說和尚 [vo11 soŋ44]。

(十三) 山大人

中元節普渡中以紙紮形象出現，管理孤魂的大士爺，《元初一》中稱為山大人，符合當代武平縣湘店鎮、中山鎮、廣東龍川縣、紫金縣、贛州上猶縣說法；而長汀縣城關、武平縣城關、贛州定南縣、安遠縣說逆序的大山人。廣東梅縣、蕉嶺、平遠縣、高雄美濃說山大士；有趣的是汀州與嘉應州交界的武平縣巖前鎮，汀州的山大人和嘉應州的山大士並用。閩西清流縣、廣東五華縣、臺灣北部客家逕說大士爺，香港客家稱大士王¹⁰，潮汕福佬則叫聖人公（吳序泰 2007：691）。

¹⁰ 各地大士爺的說法，整理自嚴莘菁（2010：3-8）。

(十四) 施孤

普渡中放開餓鬼的篋口給予食物，《元初一》中用施孤稱之。屏東高樹大路關普渡有儀式叫四孤搶板，我們訪談當地人對此儀式的理解是四方孤魂來爭搶米食。但跟《元初一》比對後，筆者認為施孤搶板較為合理，意即佈施於孤魂，使其來爭食。高樹口音四、施皆讀為 [ei]，只有聲調的差別，因訛讀而造成誤解的可能性很高。

(十五) 頭家

《元初一》中出現了三次「頭家」：「頭家備辦出來食」、「提點東西是頭家」、「頭家擇日扛仙師」，按照其上下文來解讀，「頭家」要負責提前準備祭品食物、於祭拜現場注意物品有否缺漏、找定好日子來舉行祭典。由於武平縣位於閩、粵、贛三省結合部，處在客語區的核心而遠離閩語接觸帶；我們認為高頻率見到的「頭家」一詞，不能簡化的看做是閩南語的借詞。以臺灣臺中東勢為例，「頭家爐主」意為此次祭祀活動的主要操持者，與《元初一》用法類同。

(十六) 百工

服喪滿百日《元初一》中稱百工，因此工指的是日子。當代武平縣城關話仍使用，音 [kuŋ24]（林清書 2004：78）。江西客語也說，如零都（謝留文 1998）；梅州市大埔縣亦是如此稱呼，但臺灣客語少見。遠離閩語接觸帶的武平、零都皆用工稱日，故不能簡化的看做是閩南語的借詞。

(十七) 延纏

拖時間《元初一》中稱延纏，當代閩南語有 [ian-33 tsʰian24] 說法，由於延字是以母，以邪相關讀為塞擦音不無可能，因此該詞不排除是同字文白異讀結合而成的雙音節詞，一如接待說 [tei-53 teiap32]，本字即接疊字。當代武平話未見延纏詞條記載，而清初武平有此用詞，與閩南語是否有關，尚待探究。

(十八) 其他詩作中之客語詞彙

其他清初詩作篇幅較短，客語詞彙沒有《元初一》那般豐富多彩，但仍值得注意和記錄：

表 3 其他清初詩作的客語詞彙

韻文名稱	客語詞彙	華語釋義
《閩酒曲》	燈子	油燈
	光	亮
	接手	很近
	韓婆	冷風
	短水	縮水
《團團坐》	團團坐	圍圓圈坐
	歸	回去
	闊	寬
《勉學歌》	食飯	吃飯
	一行一直	一筆一劃
	食夜	吃晚飯
	後生家	青年

資料來源：筆者逐字整理自藍壽春（2019a：216-7、271、285）《閩酒曲》中，酒類的專有名詞茲不列入。

長汀人楊瀾《汀南廬存集》註曰：「長汀呼冷風為寒婆，鄉人鬻炭者戶祀韓婆，蓋誤以寒為韓也…上杭酒之佳者曰短水，猶縮水也。」這

是清道光文獻對於汀州長汀、上杭客語的韓婆、短水詞項的記錄和解釋。

六、結論

清初（1654-1737）汀州的四首文人作品，對於現今的研究者而言，提供了許多清朝的客語材料，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汀州中、南片客家話，也同時了解清朝迄今的語言演變。本文發現同音通假非單純的訛寫，它可以證明：（1）泥疑母逢細音不分、（2）知莊母三等不分、（3）蟹開二的滑音脫落、以及（4）陰平+陰平連讀時，前字變調為陽平等音韻現象，在清朝的閩西已經發生。我們透過臺、閩、粵、浙客語大範圍的比較，認為各地四縣類型的聲調基本形態一致，看似紛歧的去聲皆為高調閩，以先升後降的折調為總出發點，爾後分衍成（1）上升型、（2）下降型、（3）中和型。對於構詞問題也重新整理分類，AAB 重疊式似乎最為常見。而語法上的虛詞，動作得到妥當結果之補語「穩」與「穩矣」語音形式差別細微，但功能迥異；完成體標記則用「別」。屏東萬巒的程度副詞去 [hi55] 促化以後，就是當代武東話使用的 [xiʔ5]，未必是極字。詞彙不只是跟華語比對，而是廣泛考察各地客語的說法，得出地理語言學上的解釋；也不只是條列語言形式，而參考民俗研究相關書目，對於其文化意義加以說明，尤其著重於飲食、稱謂、民俗祭典用語。由於武平縣位於閩、粵、贛三省結合部，處在客語區的核心而遠離閩語接觸帶；我們認為若干在清初汀州詩歌中，高頻率見到的「頭家」等詞，不能簡化的看做是閩南語的借詞，應為客語固有說法。

本文探討客語變遷的穩定性，表現有二，其一為上述 4 項音韻現象其來有自，清朝即已發生，或者其變化有跡可循；其二則為部份辭彙（例如頭家）可能是客語固有詞，而非借自閩語。然而，相對於此，在構詞及語法方面的討論，就沒有得出前述明顯的穩定不變趨勢。

參考文獻

- 王水香，2008，《清代汀州客家詩歌研究》。華僑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
- 王永昌，2015，《圖說元初一》。北京：言實出版社。
- 平山久雄，1972，〈客家桃源方言聲調調値の內的再構〉。頁 227-299，收錄於鳥居久靖先生華甲記念會編，《中国の言語と文学》。日本奈良縣天理市：天理大學。
- 朱曉農、李菲，2016，〈梅州客家方言的雙向聲調大鏈移：以演化比較法重建常觀演化史一例〉。《語文研究》4：1-8。
- 吳中杰，2017，〈福建汀州南部客語方言分界與兩岸比較〉。頁 253-71，收錄於張屏生、慶祝姚榮松教授七秩榮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慶祝姚榮松教授七秩榮壽論文集》。臺北：萬卷樓。
- _____，2021，〈清代廣東鎮平、平遠縣向六堆及浙江移民之語言及文化比較〉。頁 73-78，收錄於六堆學文化藝術基金會編，《薪傳 300 年：2021 六堆論壇》。屏東：六堆學文化藝術基金會。
- 吳序泰，2007，《高堂鄉志》。汕頭：方圓印刷。
- 何純惠，2014，《閩西中片客家話與混合方言音韻研究》。臺北：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

- 李如龍，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菲，2018，《梅州客家方言語音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
- _____，2022，《地理語言學視域下梅州客家方言語音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 李國泰，2005，《梅州客家香花研究》。廣州：花城出版社。
- 林善珂，2012，《梁野古韻：武平縣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_____，2015，〈平民文化的贊歌：林寶樹與《元初一》〉。頁 162-168，收錄於王永昌編，《圖說元初一》。北京：言實出版社。
- 林建明，2015，〈閩西客家話詞彙寶庫：林梁峰著《一年使用雜字文》〉。頁 169-179，收錄於王永昌編，《圖說元初一》。北京：言實出版社。
- 林清書，2004，《武平方言研究》。福州：海峽文藝。
- _____，2017，〈浙西南武平腔方言記略〉。《嘉應學院學報》10：22-27。
- 徐維群，2020，《客家文化符號論》。新北：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 陳正祥，1956，《臺灣地誌》下冊。臺北：敷明產業研究所。
- 黃子權、蕭宇超，2016，〈聲調派典的類推性齊平化：以兩個客語次方言為例〉。論文發表於「第十一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7月12、13日。
- 黃育盛，2015，《客從汀州來》。浙江雲和：雲和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 _____，2016，《箬水鄉音》。浙江雲和：雲和縣民族宗教事務局。
- 溫昌衍、侯小英，2018，〈從臺灣客家話看梅縣話早期的幾個語音特徵〉。《方言》2018年1：78-84。
- 楊瀾，1789，《汀南廬存集》。長汀：同治癸酉刻本。
- 潘耒，1997，〈托素齋文集序〉。頁15，收錄於黎士弘編，《托素齋文集》。濟南：齊魯書社。
- 劉醇鑫，2019，〈做竅妙〉。《臺灣客家語常用辭典》。臺北：教育部。
https://language.moe.gov.tw/001/Upload/Files/site_content/M0001/hkknowledge/hkknowledge6.html/Content.IE5/XUL0VRPC/107_030.pdf，取用日期：2022年4月30日。
- 劉鎮發，2021，《香港客家話研究》。香港：中華教育出版社。
- 藍小玲，1999，《閩西客家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藍壽春，2019a，《福建客家古代文學作品輯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_____，2019b，《福建客家文學發展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謝留文，1998，《零都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羅濟立，2006，〈統治初期日本人による臺灣客家語の学習—「廣東語」『臺灣土語叢誌』の成立とその音韻表記、語彙—〉。《東吳外語學報》23：87-123。
- 羅肇錦，1990，《臺灣的客家話》。臺北：臺原出版社。
- 鍾俊昆，2006，《客家文學史綱》。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嚴莘菁，2010，《紙糊大土爺及其儀式的探討：以新埔枋寮義民廟2009年中元為例》。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

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Evangel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in Basel, 1879, *Hak-Ka, su, khi'mung tsh-en'hok*。Basel: Ev. Missionary Society.

Goldsmith, John A., 1990, *Autosegmental & Metrical Phonology*. Oxford: Basil Blackwell.